



中国通史要略

中国通史要略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缪凤林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中国通史要略

缪凤林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 / 缪凤林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2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贞霞主编)
ISBN 978-7-5581-1779-4

I. ①缪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
IV. ①K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1081 号

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

著 者 缪凤林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412 千字
印 张 28.5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779-4 定价: 60.00 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民国十二年秋，余始讲授国史于沈阳东北大学。时坊肆出版课本，率多浅陋，余之学力亦未能于短期内另编新册，惟辑印补充讲义及参考资料，以应讲授之需。光阴荏苒，余所辑印者，亦以时增益，至十七年南归，改就中大教职，已积稿盈数寸矣。余病其庞杂，乃开始整理。欲以十载二十载之时间，以全史为经，纬以百家，编一较详备之大学国史教本，名曰《中国通史纲要》，分为四篇，首导论，次历代史略，次政治制度，次学术文化。每成一章，即付学校印作讲义，及至第二年再印，例有一度之增改。至二十一年秋，第一册始由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，二十二年及二十四年，又续印二三两册，然仅及第二篇隋唐五代章而止，共约八十余万言。第四册为第二篇宋元时代章，方拟于二十六年秋最后改定付印，而抗倭战起，余只身随校西迁，初意东归之日，或不在远，余之编撰工作，或仅暂时间息。无何，首都沦陷，十余年来辛勤搜集之图籍二万三千余册，悉为倭寇攫夺以去。中夜悲愤，绕室兴叹，虽著述之志犹昔，然资粮尽丧，亦惟悬鹄以俟而已。

二十七年后，每岁夏秋，余辄讲学西北，横秦岭，度陇坂，登太华，涉皋兰，游宗周秦汉隋唐之故墟，访灵台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遗址，感我国族之蕴藉，若是其闳硕，宅居之山河，若是其壮美，经历之年岁，若是其悠久，余忝居讲席，当此神圣抗战之会，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，苟对

我先民盛德宏业，犹弗克论载，罪莫大焉。二十八年归后，始浩然有写作之思。既先后著《民族宝训》、《中国民族文化》、《西北史略》（即西北问题一书第一部分）、《汉武经略河西考》暨《国史上之战斗观》诸小册，刊印流布。又以教部新颁大学课程，文理法师诸院新生，概须讲习普通国史一年，旧著《纲要》，篇幅过巨，且印本已不易得。不如另草一简编，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转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，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，略述其根柢与趋向，以飨学子，亦书生报国之一端也。因抗战以来，物力维艰，初拟以十万字为率，庶便刊印，嗣以论述范围较广，书成后，并附注合计，溢出原定字数几至两倍，兹分三篇排印，名曰《中国通史要略》，所以示别于旧著《纲要》也。

昔曾子固序《南齐书》有云，“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。……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，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。”自来论史，未有高于此者。然由其所言，虽司马氏《史记》自谓欲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者，犹有病语。况其他邪。是其言固论史之典范，然自汉以后，固无一人焉能合此准则者也。以余末学，诚不敢仰企于万一。

又此课本，简略已甚，亦不足以言史学。然纂述之宗旨与夫用心之所在，亦有可得而言者。史为人事之记录，人事之演进，虽无前定之原则，就已陈之迹而察之，又若有端绪可寻。撰述历史，首在寻得此端绪，一也。史文叙述，其事实皆有客观的存在，言史者惟当以事实为依归，实事求是，不宜先怀成见，尤忌向壁虚造，务求所言合乎人心之公，绝不能稍逞一人之私，二也。营阿房建章之宫者，张千门而立万户，若寻丈之基，止宜筑为环堵之室，屋大小殊，则其制异也。十数万言之课本，断不能事事求备，要在别择史迹之重轻，著其大而忽其细，必有所舍，乃能有所显，三也。传曰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。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。窃谓编纂历史，其道犹是。是旨也，曩序《纲要》时曾反复言之，今编是册，亦守之兢兢，不敢或失。然二书宗旨虽同，而面目有绝异者。

《纲要》史略与政制学术，各自为篇，兹则每章成一完全之单位，义取纵贯，一也。《纲要》体如读史要录，征引颇详，兹则文多熔铸，仅著大凡，二也。《纲要》多考订史事，辨析异说，兹则惟直叙正义，凡钩索辩难者，概付阙如，三也。盖《要略》篇幅，视《纲要》才十之一，体例固不能不如此也。

抑余重有感者，初编是册，私意一载即可藏事。嗣因行文简质，取材所自，不可不详加注明；又宋元明清诸章暨各代学术宗教等，《纲要》犹未出版，叙次例须稍详；而公私图籍，凡能借阅者，亦无不辗转设法。间三十万言之书，因袭旧稿者殆半，而自二十八年迄今，先后已四载矣。忆二十九年三十年间，每雾季一过，倭机旦夕肆虐，余抱此稿入洞避警者，无虑百十次，默念苟不被炸，终有出版之一日。今印行有期，回首前事，恍如梦寐，爰泐笔记之如此。

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序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

自序 / 1

第一篇

第一章 总说 / 3

第二章 传疑时代（唐虞以前） / 15

第三章 封建时代（唐虞夏商西周） / 29

第四章 列国时代（东周） / 50

第五章 统一时代（秦汉） / 78

第二篇

第六章 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（魏晋南北朝） / 117

第七章 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（隋唐五代） / 158

第八章 汉族式微与北方诸族崛起时代（宋元） / 216

第三篇

第九章 汉族复盛时代（明） / 291

第十章 满族入主时代（清） / 349

第一篇

第一章 总 说

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从又（右）持中，中、正也。”^①是汉人以记事为史职，而史之记事，必中正无私。因持书记事，必于竹帛，故史虽官名，引申之，记录于简册者，亦得为史。史遂流为往事记录之总称，而一切典籍，皆可名之为史。清章学诚谓“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，”^②龚自珍谓“史之外无有文字焉”，^③盖此意也。

史为往事之记录，往事自影响人事之自然现象外，悉为生人在宇宙间所演之动作，是称“人事”或“史实”，史之所凭以记载者也。构成史实之要素凡三：曰宇、曰宙、曰人。空间之谓宇，无宇、则史实失其凭借。时间之谓宙。无宙、则史实莫由动变。宇宙位矣，无生人焉动作于其间，则天地之大，亘亿兆年，亦万族生游死藏而已，无史也。故三者之间，尤以人为最要。兹讲国史，要在明白国人过去在神州之动作，故首略述国史上之民族年代与地理，而以国史体制与史之功用附焉。

国史主人，今号中华民族，其构成之分子，最大者世称汉族。自余诸族，无虑百数，世或别之为五：正南曰苗族，正西曰藏族，东北曰东胡族，西北曰突厥族，正北曰蒙古族；或以荤粥、獯鬻、东胡、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柔然、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靺鞨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等为北方国族，九夷、三韩等为东方国族，蛮、闽、哀牢、黎、苗、瑶、獯、摆

夷、獯鬻等为南方国族。氐、羌、及两域各国为西方国族。^④中国史者，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。自黄帝至今，汉族势力扩张者五期，诸族与异族侵入者亦五期，略述如次：

甲、汉族之扩张 自黄帝平蚩尤，披山通道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空桐，南至于江，北逐荤鬻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。历夏商周，致九夷，享氐羌，伐鬼方，平淮夷。是为汉族势力扩张第一期。春秋时，齐桓兴师伐戎，晋楚秦三国，日与各族启竞争，开疆拓土，大河北境，悉入晋封，汝颖以南，悉成楚境，秦凉附近，悉入秦疆。至战国而列国排外，北筑长城以拒胡，中土无杂居之戎。是为汉族势力扩张第二期。秦并六国，斥逐匈奴，收河南地，并略南越陆梁地，又尝破西南夷，略通五尺道，颇置吏焉。汉因其迹，立朔方郡，幕南无匈奴王庭，更平南越，置九郡，定西南夷，置五郡，而河西更置四郡，绝匈奴与羌往来之道，两通三十六国，逾葱岭，至今中亚细亚，东取朝鲜，亦置四郡。东汉则破北匈奴，取伊吾庐，征西域，通西亚，开哀牢，置永昌。是为汉族势力扩张第三期。隋一中国，南征林邑，夷为三郡，西征吐谷浑，入其国都，又发现琉球。惟东有高丽，北有突厥，一再兴师，功卒未成。唐兴，遂尽定诸国，诸国尊为天可汗；军府之立，安东、安南、安西、安北，自新罗、渤海、勅勒，以至波斯、天竺、大食，悉属羁縻。是为汉族势力扩张第四期。明征漠北，降鞑靼，东北招致女真部落，分海两、建州、野人三卫，嗣又置奴儿干都司。统制黑龙江北及苦夷（今库页岛）诸部，南取安南，置交趾布政司，西降吐鲁番哈密，远至嘉峪关西，而郑和奉使航海，由闽广西南，直至非洲东境，使南海各国朝贡于明。是为汉族势力扩张第五期。至若苻秦、北魏、胡元、满清之恢拓版图，虽以诸族为主，亦多赖汉族之力焉。

乙、诸族之侵入 西周之季，戎夷交侵，及春秋时，鲜虞拥甲于北陲，义渠跳梁于西土，百濮南侵，淮夷东逼，吴越楚蜀，遍为蛮境，秦陇晋魏，悉成戎地，河南为蛮，河西为狄，淮有群舒，魏有诸隗，狄獯邽冀，遍于渭首，虽洛阳一王城，而扬、拒、泉、皋，陆浑、伊、洛之戎，

杂然分处其中，中国不绝若线。是为诸族侵入第一期。汉室盛时，乌桓鲜卑，已招置肘腋间，匈奴两呼韩邪单于入朝，披西河地予之，氐羌一再内徙，遂启五胡乱阶，西羌首作难，氐与胡羯鲜卑，相挺而起，江淮以北，悉为戎虏争竞之场，南蛮亦因缘出五溪，（雄、构、辰、酉、武。）至五水（巴、蕲、希、赤亭、西归。），布满伊洛山谷间；其既也复有拓跋氏之凭陵，中国南北分裂。是为诸族侵入第二期。有唐中叶，回纥、吐蕃、契丹，相继称兵，回纥吐蕃衰而契丹兴。西突厥之余裔沙陀，迭主中国。宋始困于辽夏，继迫于金元，或战或和，偏安自守，其后讳和，并所守者失之，中国版图，沦于异域。是为诸族侵入第三期。明室外患，北虏（鞑靼）南倭，虏衰倭敛，建夷窃发，曾未几时，辽东疆圉，毁撤殆尽，卒乘流寇之乱，入主中国。是为诸族侵入第四期。满清不振，西力东渐，割我藩领，踞我要害，侵我主权，夺我财贿，清祚虽斩，祸仍未已。是为异族继诸族入侵之期。若夫诸族之患，仅中于一隅，未尝蔓延于四境者，尤未可一二数。然总其要归，三代以降，汉族所受外族之祸，两科而已。自清以前，北族之患亟，而其侵略，全凭武力，不以经济与文化，诵唐张乔“蕃情似此水，长愿向南流”^⑤之句，三垂比之悬矣。清季以还，西北之患未纾，东南海疆之祸日深，前之与中国不相往还者，皆挟炮舰而东来，岛夷日本，亦成旷古未闻之巨寇，经济与文化之侵略，亦悉随武力而至焉。

至论中国民性，因幅员广而种族混合者众，异常复杂，无论何时何代，举不能以一语概括；然以世界为观点，则全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，而优点所在，缺点亦寓其中焉。一曰家族主义。以孝为制行之本，远之事君则为忠，迩之事长则为悌，充类至尽，至于享帝配天，原始要终，至于没宁存顺。历代之以家庭之肫笃，产生巨人长德，效用于社会国家者，尤不可胜纪。然其弊也，人以家族为重，邦国为轻，甚或置国度外，惟见其家，不知有国；而戚族之依赖投靠，官吏之贪墨任私，其原皆由是出焉。一曰中庸主义。中国之名，始见禹贡，^⑥历圣相传，皆以中道垂教，故一言国名，而国性即以此表现，我民族能统制大宇，葆世滋大，其

道在此。然其弊也，习于消极妥协，不能积极进取，吏多圆猾，民多乡愿，以因循为美，以敷衍为能，政治社会，奄无生气。一曰世界主义。以平天下为理想，而以国治为过程，化育外族，施不责报，故非我族类，一视同仁，拥有广土，亦不以之自私，混合殊族，此为主因。然其弊也，有世界思想，而乏国家观念，外患洊臻，每鲜敌忾同仇之心。一曰和平主义。以不嗜杀人为政治上至高之道德，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寇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，既服之后，慰荐抚循，交接赂遣，所费尤多。故声教之敷，不恃他力，而海陆奔凑，竞来师法，纯任自然，遂为各国宗主。然其弊也，流于文弱，与外国遇常致失败。一曰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。以垂拱无为为执政者之信条，官之所治，惟听讼收税，而一切民事，悉听其自为，民因得以大展其材，政治虽腐败，民事仍能发荣滋长。然其弊也，以政治为少数人之专业，民不之问，政治遂鲜改进之望。一曰实用主义。以利用厚生养欲给求为鹄，虽阜其财求，而不以浮侈为利，故锦绣纂组有禁，奇技淫巧有诛，务本舍末，习于勤劳。然其弊也，重实利而轻理想，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不容有远识先知之士，或力求革新之事；而名理之学，研究者寡，遂鲜纯粹之科学。此六者虽未云备，吾民族得失之林，大略在是。往史所载，班班可征。如何发扬其优点，革其缺失，并吸取他人之长，补吾之短，以竞存于兹世，且永保世界先进之令誉，则吾人所宜自勉也。

次论年祀。自太史公读牒记，黄帝以来，皆有年数，因诸家所传咸不同乖异，故疑则传疑，阙而不录，^⑦为五帝、夏、殷、周本纪，三代世表，多有世而无年，至十二诸侯年表，叙次西周共和以降，始按年谱记。史家因皆以共和元年（西元前八四一年）为国史确实纪年之始；至今民国三十二年，都二千七百八十有四年。汉末刘歆作三统世经，尝论定周初及唐、虞、夏、殷之年纪，言“唐帝即位七十载，虞帝即位五十载，夏后氏继世十七王，四百三十二岁，殷世继嗣三十一王，六百二十九岁，周凡三十六王，（钱大昕曰，实凡三十七王、）八百六十七年”。^⑧除共和至赧王五百八十六年，自帝尧至共和前厉王，都千四百六十有二年。于是汉

后之论古史年代者，虽间有多寡，其原皆由是出焉。宋邵雍以数术极变知来，著《皇极经世》，顺推而上，断是唐尧元载申辰，当西元前二三五七年，至民国前一年辛亥（一九一一），都四千二百六十有八年。尧以前传说有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挚，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说黄帝百年，少昊八十四年，颛顼七十八年，帝喾七十年，帝挚九年。辛亥革命以黄帝纪元，文告称是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，即取皇甫谧邵雍之说合计而得，然非司马迁刘歆所及知也。黄帝以前，传说有伏羲、神农，伏羲以前，传说有有巢、燧人，而诸氏之间，易姓而王者几代，各家传说互歧，年岁多或数万，少则数千，相差尤悬绝。有巢以前，传说复有盘古三皇，益荒诞无征，传说年岁亦益巨。^⑨今观黄帝时诸圣勃兴，百物并作，其前必经长期之演化，始克有此。则黄帝以前之年岁，虽难概计，而我国古史历年之悠久，概可想见也。

史实绵延，初无截然可以画分之界限，故断代为史，昔人所讥。然皇古迄今，年月遐长，治乱兴衰，各有首尾，分期会通，并行不悖。东西史家，论次史迹，每就其蝉联蜕化之际，略分三世，以便寻绎，挽近编纂国史课本讲义者，皆取其法，而区分多殊。^⑩本书旨在就古今民族文化政治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，略述其经过与趋向，为叙次便利计，顺应乎世变自然之势，默会乎典制变革之交，亦略本通史之规模，兼寓断代之义例，区分为十时代：

- （一）唐虞以前曰传疑时代，
- （二）唐虞夏商西周曰封建时代，
- （三）东周曰列国时代，
- （四）秦汉曰统一时代，
- （五）魏晋南北朝曰混乱时代与南北对峙时代，
- （六）隋唐五代曰统一时代与割据时代，
- （七）宋元曰汉族式微与北方诸族崛起时代，
- （八）明曰汉族复兴时代，
- （九）清曰满族入主时代，

（十）民国曰中华民族更生时代，

代各一章，自为经纬，分之可略识各代原委，合之即得千古会归焉。

次论地理。国史疆域，以元为最大；世祖初元，辖境横绝亚洲大陆，远跨欧洲。唐次之，太宗高宗两朝，威令所行，东综辽海，北包大碛，西被达曷水（今底格里斯河），南极天竺及海中岛上诸小国。清又次之，高宗弘历之世，自今二十八省、外蒙、西藏暨西伯利亚东偏、中亚土耳其斯坦一部，及台湾、澎湖、香港等外，东自朝鲜、琉球，南至越南、缅甸、暹罗、南掌、苏禄，西至廓尔喀、浩罕、布鲁特、哈萨克、安集延、阿富汗，罔不称藩内附。今日我国辖境，虽沿自清季，而暴敌压境，寇迹遍于国中，必努力驱除，始能光复故土焉。自余历代疆域，诸史多班班可考；^①然春秋以前，则广狭颇难质言。经传所载春秋列国之地理，以今地释之，惟得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陕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山西诸省之大半，及四川、湖南之一部，^②其中尤多蛮夷戎狄之地，所谓中国，通不过豫省大部及秦、晋、燕、鲁、皖、鄂之小半；而诸史所称黄唐三代之州疆域界，则视此不啻倍蓰。^③盖泰古游牧争伐，居无常处，故有履迹所经，号为疆域者，一也。酋豪部族，慕义从令，声教渐被，泛称领土者，二也。盛衰靡常，广狭时殊，则其统治区域，后或逊前者，三也。要之，古代开化之区，不出今黄河流域，当时土地之开辟，与中央政府直接施政之区域，实不足方数千里；特当其盛时，声教所及，或亦甚为辽远耳。

至论各地开化之先后，则有史以来，诸夏文物，滥觞今黄河下流，而渐自东而西。以帝都征之，其迹最显。神农、少昊、颛顼，并都典阜穷桑；太昊之墟虽在陈，然《左传》言太昊之胤，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，胥国于济澆之间；黄帝都涿鹿，罗泌《路史》引世本，谓系彭城，亦在海岱之间；是上世帝王多宅都于鲁。《帝王世纪》言颛顼徙帝邱，葬顿丘；《水经注》则言帝喾都亳殷，葬濮阳；乃自鲁而移于卫。及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，又自卫而移于晋。《史记》言唐人都河东，殷人都河内，周人都河南，则三河在天下之中，又为王都。文武宅鄆镐，而三辅又

为王都。此帝都自东而渐以西移之明验也。观《诗》称古公迁岐，“陶复陶穴，未有家室，”^⑭足征殷商之世，西土犹属草昧，周室崛起，始渐进于开明。征之唐虞时画野分州，以及《尔雅》、《职方》所记，淮汉以南，仅扬荆二州，自余冀、兗、青、徐、豫、雍、幽、并、营、诸州，多属淮汉以北。^⑮足见其时大势，举萃于北方，万里南邦，不足当天下四分之一，故虽以吴楚之同出神明后裔，处今苏鄂之境，春秋之初，尚被目为蛮夷。古代淮汉长江之域，荒野僻陋，诚不足与中原比；黄河流域之上游，亦不足与下流并论矣。春秋之世，四夷多为大国所灭，楚与吴越，相继与中国争雄，诸夏文明，不特渐推渐广，且渐自北而南。战国继之，兼并日烈，土地日辟，文化灌输，随以益广。秦一天下，则北尽幽冀，南迄交广，东至吴会，西被陇蜀，俱号冠带。两汉代兴，东至朝鲜，西届玉门，咸设郡县；北方西南，复多开斥。然《史》、《汉》所载，其时冠冕之盛，文学之众，谷粟之丰，机巧之利，户口之繁，财用之饶，举属黄河流域；即汉分天下为十三部，淮汉以南，亦止荆、扬、益、交四部，而豫、冀、兗、徐、青、凉、幽、并及司隶校尉，皆在淮汉以北，与三代相去犹不甚远。盖汉世文化先进，仍在北部中原，苏、浙、皖、川、鄂、赣次之，湘、闽、粤、桂与辽东，未化者多，云贵则为蛮夷荒徼矣。班固言“秦汉以来，山东出相，山西出将。”^⑯《后汉书》亦载“关西出将，关东出相”之谚。^⑰山谓华山，关则函谷。当时南北文野攸殊，尚无对峙之名，而北方则有东西之分。自汉室颠覆，三国鼎峙，吴之与魏，始有南北抗衡之势；南蛮山越，迭经开辟，南及交广，渐臻开通。晋氏失驭，五胡入居中原，中州士女，渡江侨寄，南方为汉族之中心地，北方以诸族为主人翁，于是江南日益文明，河洛渐呈退化，文化中枢，遂渐自北而南。隋唐一统，渤海吐蕃，交通频数，华化遂远被吉黑二省及西藏；交广与外夷贸易，尤称繁盛。然柳宗元谪居永州，尝言“居蛮夷中，意绪殆非中国人；”^⑱及贬柳州，则有“一身去国六千里，万死投荒十二年”之句。^⑲五季刘龚僭号岭南，每对北人，辄言家本咸秦，耻为蛮夷之主。^⑳韩愈欧阳生哀辞，亦言“闽越之人举进士，由詹始。”^㉑则湘、桂、闽、粤，唐

世固未甚开化。及五季俶扰，契丹南牧，南方诸国，多为北人避难之所，诸国秩序，亦较中朝为安定。南唐与蜀之文学，既非五代所及，闽粤之开化，亦有过唐代。洎乎北宋，因周成势，汴洛复为中枢。然自女真南侵，剽掠焚戮，肆意摧残，东北塞外，既复返野蛮，淮河以北，文物亦一落千丈。惟巨室世家，学士将帅，随宋南渡，而后天旋地转，南北文野倒置，闽浙百越，视古河洛齐鲁，大河南北，等于春秋时之南蛮，大江以南，自是为文化中心，南宋迄今，如出一辙。元明开辟云贵等省，及置川广等土司，清代湘、鄂、川、广、云、贵，改土归流者尤多，西南荒僻之区，渐沐华化。内蒙新疆，清末亦日趋开明；东北三省，以日俄竞争，发达更速。台湾至清始发辟，惜弃之于日。外蒙青海西藏，清世皆以旧俗羁縻，最称闭塞，然蒙藏自俄英势力侵入后，亦渐沐欧风矣。又自西力东渐，沿海各省与交通便利之处，多日臻繁华，至暴日入寇，国府迁都西蜀，以西北西南为抗战之根据地，建设开发，尤远迈往昔焉。

古今论史学体制者，以唐刘知几《史通·六家》篇为最著。一曰尚书家，记言者也。二曰春秋家，记事系以时日，而寓褒贬黜陟者也。三曰左传家，编年而详事者也。四曰国语家，国别为书者也。五曰史记家，纪传以统君臣，书表以谱年爵，而通古为书者也。六曰汉书家，法史记而断代为书者也。自汉至唐，尚书等四家，其体久废，惟编年及纪传二体，各相矜尚；纪传一体，尤为史之正宗。李唐以降，诸作史者，陈陈相因，虽正史外，亦时有宏编巨制，而体制一本前人：如杜佑《通典》，马端临《通考》，分类纵贯，为纪传志体；司马光《通鉴》，为左传家法；郑樵《通志》，又模拟史记家也。惟宋袁枢以《通鉴》旧文，每事为篇，各排比其次第，而详叙其始终，名曰纪事本末，于是吾国史学，横的方面，年别（编年）人别（纪传）二体之外，复有事别一体；而纵的方面，复有通古与断代二家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上起黄帝，下迄汉武，班固《汉书》则断汉为书：通断之分，实始《史》、《汉》。然有荀悦断代编年之《汉纪》，又有司马光合十六代千三百六十二年（自战国至五季）之《通鉴》；有袁枢之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又有明陈